这部小说是可以当做职场高层管理人员的教科书来读的 —— 著名编剧 朱可欣





Xián 【舷梯】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舷梯/轻舟著. 一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1.9 ISBN 978-7-220-08397-6

I.①舷··· Ⅱ.①轻··· Ⅲ.①长篇小说一中国—当代 Ⅳ.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64978 号

XIAN TI

轻 舟 著

责任编辑 章 涛 装帧创意 LeoChunSung 工作室 封面设计 技术设计 戴雨虹 责任校对 蓝 海 责任印制 李 剑 孔凌凌 四川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成都市槐树街2号) 四川人民出版社 XX 址 http://www.scpph.com http://www.booksss.com.cn E-mail: scrmcbsf @ mail. sc. cninfo. net (028) 86259459 86259455 发行部业务电话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 86259524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照 排 印 刷 四川联翔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65 \text{mm} \times 230 \text{mm}$ 印 张 19.75 字 数 364 千 版 次 2011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ISBN 978-7-220-08397-6 号 定 价 29.5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电话:(028)86259624

当接到轻舟的请托,命我为序的时候,说实在话,我是颇有些愕然的。让一名职业编剧者为一位小说家写序,虽不知是否有这样的先例,但总是有些被赶了鸭子上架的茫然和带点不知所措的啼笑皆非。写序文,照常理总要请一些有声望的、有位置的、说话有些分量的文坛前辈来做才好,把我举在前面,就算我不妄自菲薄,多少不免会有点担心被认做滥竽充数的,所以第一反应还是推脱了才好。

但是,感动于轻舟坚持之下所蕴涵的绝对信任,我完全无法漠视,遂只得勉力为之,希求可以不负所托吧。于是,怀着一种奇异的情感,几乎是一口气读完了轻舟呈现在面前的原创长篇小说《舷梯》,西雅图湿润的雨季似乎浇淋在空气中,我徐步进入了轻舟用语词筑起的秘境边缘。神秘的言说者轻舟,用来自大洋彼岸的声音,吟说着一个被阅读快感包裹的彼岸故事、此岸心情……文字构建的图像开始了。

说起来,虽与轻舟神交已久,但却素未识荆。到目前为止,也不过是通过两次电话,经由电子邮件沟通过数次而已,我们的结缘完全是因文字而起,称得上是以文会友。我对她的了解,也完全是出于文字,出自她的两部长篇作品——《唱不上去的咏叹调》和目下读者即将读到的这部《舷梯》。

文如其人, 诚其谓也。在这两部作品中, 我看到她的才华、她的坚持、她的努力、她的真诚, 以及她的价值观, 甚至是她的习惯。作者虽然藏在文字后面, 但即便是法国新小说派的旗手罗伯·格里耶所提倡的极端的写实主义, 将文字退回到几乎如摄像机一般的冷静与客观时, 所选取的角度也会暴露其内心世界, 因为选择即是态度。

写到这里,我有点悚然,似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我又重现,灵魂附体了,那个沉浸在美学狂热中高举存在主义大旗的浅薄但热情洋溢的我又回来了。还是就此打住的好,我想强调的是,作者的心终究是藏不住的。相信善于发现的睿智的读者们也可以通过文字了解轻舟的许多侧面。因为重点在于,她的文字是极为真诚的。

对,就是这个词,真诚。《舷梯》是一部真诚的作品,它以一家世界 五百强软件企业的西雅图分部为核心场景,以副总裁、高级主管到普通程 序员为经线,以这家公司的业绩演变和两位留美的中国留学生蔡波、鲁勇 序

001

为纬线,淋漓尽致地剖析了处身其间的一系列的人物。这些人物在现实生活中我从未接触过,但通过轻舟的文字,似乎可以让我轻易地触摸到他们的血肉和肌理,了解他们的欲望与梦想、困惑与失望。

应该说,这是一部只有浸淫其中多年、深深了解其中精髓的人才能写出来的小说,诚如轻舟在前言中所提到的年轻朋友的建议,这部小说是可以当做职场高层管理人员的教科书来读的。所谓食髓知味,我要感谢轻舟,这部小说为我打开了一扇窗,让我看到窗外的风景,这是我所完全没有涉足过的领域,没有接触过的人生内容,但又让我如此感动,既陌生又熟悉。因为她实实在在地写出了一些可以让人充分理解的"人",无论小说中出现的是美国人、英国人、印度人,还是中国人,都是可以理解、可以沟通的人,虽然文化有差异,但基本人性却是共通的。打通中西是许多文化大师的共同理想,轻舟的这部作品,应该是朝这个方向又迈出了一步。

近年来,国内的职场小说颇为火热,一是当代中国确实已经进入了职场时代,二是职场人生的倾轧与争斗同样精彩,同样充满戏剧性,是值得表现的好题材。我身边的朋友手边就颇有些如《杜拉拉升职记》、《输赢》等小说做点缀,不过囿于时间的窘迫和职业的疏离,加之目下我陷入到的这种"除了参考书啥书也不看"的诡异状态里,大都只是扫一眼封面便撂在一边了。不过那个时候我有一个奇怪的感觉,直觉上认为职场小说和官场小说其实是有相通之处的,同样的领导的艺术、艺术的领导。机关单位的倾轧和争夺应该是相似的,我曾经在机关工作过将近三年,所以对此有比较深的了解和体会,所以对于职场小说,我天然地有些没来由的好感,直到看到轻舟的这部《舷梯》,我才以为自己的直觉是颇为准确的。而当《杜拉拉升职记》的电影和电视剧版本分别赚得了过亿的票房和良好的收视率,也才让我有了一窥究竟的欲望。

不过,这也就是欲望而已,手边的工作压得太多,连陪夫人看场电影都变得奢侈起来,所以还是没能找时间去读,无法比较,自是一件憾事。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舷梯》和《杜拉拉升职记》不同,打的不是美女牌,虽然里面有美女;打的也不是爱情牌,自然书中也有爱情。她似乎只是冷静地把她自己熟悉的人和事,忠实地记录下来而已,但每个人物,无论国籍,都栩栩如生地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了解了他们的家庭、性格、成长经历、价值观,以及他们各自处理世事、解决问题的方法。可以看出,轻舟对所谓的"商业元素"是没有兴趣的,她有兴趣的依然是人,是对人内心世界的探寻,对生命终极意义的追问,这都是我作为一个创作者所最看重的东西,是要为之不遗余力地大声鼓与呼的。我尤其感叹于小说名字的选取——舷梯,这个意象是如此睿智,如此形象,职场的舷梯何尝不是人

序

003

生的舷梯?它不由得会让人去仔细思考,人生是否只有舷梯这一条路可以 首达顶峰?

如果当年赶时髦大谈存在主义和后现代结构主义的我现在要是甩出一句高尔基的"文学即人学",估计我的不少大学同窗会惊得半天合不拢嘴,但是我却在自己的创作过程中深切地感知到,对人的内心世界的探究和钻研没有界限,永远也探不到底,这才是所有创作者应该放在首位的关键点。我经常建议学编剧的朋友去读读恩斯特·卡西尔的《人论》,要比看多少本编剧法的教材有用得多,所以我非常兴奋地看到,轻舟根本不必提醒,就已经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套郭德纲一句话:"我很欣慰呀!"

轻舟无疑是智慧的,她置身于紧张忙碌的管理事务中,置身其间,又能抽离开来,以一种相当的高度俯视自己的生活,对其进行总结和全方位的描摹,能做到这一点需要智慧不说,至少也是达到一定境界的。但最让我羡慕的则是轻舟现在的这种状态,文字对她而言是一种乐趣。文学在本职工作之外,也许会变得更纯粹,也更精彩。而我不幸则把创作当做了职业,我发现这实在是令人痛苦不堪的职业,它需要你足够强大,足够丰富,可以把内心的真东西掏出来给观众看,因为你掏出来的东西如果是假的,如果不真诚,观众会毫不犹豫地将你抛弃,这就是做编剧的苦恼了,虽然许多人不相信我说做编剧是多辛苦、多累的一份工作,但我坚决不会改变我的看法。

其实,当年的我,是一个标准的文学青年。我的偶像,是年长我不足 十岁的马原、格非、苏童、余华这些人。一九八八年第六期的《收获》杂 志是被我当做先锋文学的经典选集来收藏和保留的,成为一名小说作者, 是我的理想。但就在这一年,我开始学习编剧法,舞台艺术占据了我全部 的身心,自幼在话剧舞台的后台玩大的我,全身心地想把自己的一切都献 给话剧, 献给舞台艺术。但我毕业以后, 舞台艺术的危机已经成为现实, 而我心目中的先锋文学也已成为主流,苏童和余华凭借张艺谋的电影名满 天下, 张艺谋也顺势成为当时中国唯一的超级读者。当苏童、北村、须 兰、赵玫等六位作家同时为张艺谋创作小说《武则天》的时候,在我心目 中的小说已死,我直接去写电影和电视剧的剧本去了,虽然我知道威廉。 福克纳是作为小说家夺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而不是作为好莱坞的一位编 剧。但我没有回去写小说;虽然我也知道像尤金·奥尼尔这样的舞台剧编 剧能得诺贝尔奖,但我也没有回到舞台。所以,当我看到轻舟的《唱不上 去的咏叹调》和《舷梯》两部作品时, 留给我心中的只有感动, 是的, 感 动,依然有人在默默坚守着文学,守望着自己心中的文学理想,是值得人 为之大力鼓掌欢呼的,是必须的,哪怕应者寥寥。

不过,感动之余,我对《舷梯》也有强烈的不满足感。比如,我以为

小元/专学 重型亭 \$PDD5/年/子/CI

故事似乎收束得太过匆忙,应该还有颇多的空间可以展现和回味,完全可以走到三十万字的篇幅,至少我期待着看到蔡波得知鲁勇翻过自己这道墙直接和迈克联系之后的反应。比如我对克努和前辈的私下联络是否牵扯了密谋与背叛,希望有个明确的答案。比如小说采用了三个视点,除了作者全知视点之外,还有鲁勇和蔡波与一位没出场的人物对谈的视点或称叙事方式,这神秘的第三人我没有看清楚他或她到底是谁。是萱?还是直接面对读者?还是一位不知名的两人共同的朋友?我希望能有个答案。不过,写到这里我自己忍不住就笑了,这是一位编剧的苛求,而不是读者对文本的探究。编剧是全知的,笔下所有的人物都有起点和终点。小说创作是一种只属于作者的乐趣。所以我会在私下把我的问题报备给轻舟,并提醒她我所提出的建议只是一位编剧的建议而已。不过,当某些影视制作单位对《舷梯》感兴趣而要将其改编为影视作品的时候,我的这些问题大概就不是可有可无的了。

遥望大洋彼岸,回望大陆神州。轻舟远走异域,我则在京城打混,相信漂泊感是相通的,但她比我要强大得多,她所面对的是异质文化的侵袭和改造、碰撞和冲击,那是粗暴而又无法转圜的,所以可以想见,她的内心比我要强大得多。《唱不上去的咏叹调》是她站在西方回望东方,为父母辈吟唱;《舷梯》则是她对西方的切入与剖析,所以,她第三次的创作该是怎样的角度呢? 我充满好奇。

为此, 我期待着她的下一部作品。

最后,借用《舷梯》中曾经出现过的一个意象,结合我为一位做先锋戏剧和实验戏剧的一位女性作者写的话,略作调整,献给轻舟,窃以为对她的描摹应该是准确的:

轻舟是一位在语词的秘境里前行的歌者,她的唇间哼唱着一曲无词的歌谣。火炬高擎在她的手中,野兽会退避,风会呼啸,而她会坚定的前行,无所畏惧。

朱可欣匆匆于京城大屯里懒心斋 2011 年 1 月 15 日 朋友最近有点烦,主要是跟老板有点磕绊,同样的话题在 N 次闲聊后,朋友突然问:"你这个搞管理的,给我说说做管理到底好不好?"

"你想搞管理?不再忠实于你的技术啦?"我问。

"不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想知道一些管理阶层的内幕。"

"哈哈, 我明白了, 你是想以毒攻毒啊! 聪明, 聪明!"

曾经在五百强泥潭里厮混了 N年,见过猪跑,也吃过猪肉,要说身上没沾点腥有点自欺欺人,只是久而不知其味,嗅觉神经不那么敏感了。朋友的话让我想起两年前开始动笔的这本关于职场阶级斗争的书,当时是因为有小年轻说:你写点这方面的东西吧,我们会人手一本当教科书来读。此玩笑话让我有点受宠若惊,但没有当真。后来转念一想:要是当年不跟着起哄去洋插队,而是在大学里老老实实地混下去,如果这把年纪还没有出两本教科书的话,估计早已被扫地出门了。于是,随兴提笔划拉起来。

但由于种种不成其理由的理由,写了一半便将它搁下了,没想到一搁就两年。这中间有人想要翻译我的《唱不上去的咏叹调》,思路仍然在那里,不想三心二意地将心思转移到其他话题上;又想抽时间多少学习一点新东西,以便在告别人生时,来个"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什么的……

可朋友这么一说,到让我觉得应该将此书完成,起码多少能解答朋友的一些问题。写东西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娱乐,更是让读者能够从中领略点什么,吸取点什么,尤其是那些年轻气盛的白领们、那些锐气尚存决心要在外资企业开辟一片天地的现代年轻人。能以故事的形式跟他们共享一些枯燥的教条,对此我还是有一点点动力的。于是,我开始重拾这本被抛掷脑后的文字。

有位上海朋友说我是一个 Mix (混装), 我听了大笑,感觉获得这样的评价很有意思,尤其是从小年轻嘴里说出来。大笑以后寻思,什么是 Mix? 文字、数字混装,技术、管理一坛;外加东方的文化、西方的习惯,女人的思维、男人的心态……好像是有点 Mix! 所以,如果你在字里行间咀嚼到了这种 Mix,一定是镶嵌在基因里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绝非故意,请你不必太介意,一笑了之。

实话告诉你,我并不是十分满意自己的构思,总感觉写职场这样的书,很难触及血和肉,穿骨刺髓就更不要说了。有朋友说我的文字有些时

前

言 005 候过于沉重,近乎悲壮,我很赞同这样的评价。生活本来就是很沉重的,学会在沉重的生活中活得轻松是一门艺术,就像在盐分饱和的海中游泳一样,苦涩的海水让你有一种在淡水里体会不到的漂浮感、轻松感,因为沉重本身正好传递了一种托起你的力量,让你向上,让你坦然。一旦进入这种境界,你便会不由自主地喜欢这样的生活艺术:无味的清香、无声的曲调、无语的激昂……

人的欲望就像癌细胞,在适当的条件下会一触即发,迅速分裂,最终导致肿瘤的产生。相信每个人的身上都有无数这样的癌细胞,发作与否和什么时候发作,全靠细胞生长的充分必要条件是否能得到满足。职场上人的欲望就跟癌细胞一样,一旦升职和金钱利益的渴求膨胀到一定的程度,身体就会亢进地分泌出肿瘤生长需要的营养液。即便你无心抗争,无意攀附,甚至希望得过且过;即便你天生是一块好组织、好材料,但癌细胞的不死性、迁移性是如此强大,以至于你不得不变异,必须被癌化……

我的期望值仅仅是:在大太阳天将办公室里的坐椅靠垫翻出来晒晒,让人们在解读一个又一个藏匿在靠垫里的阴谋的过程中多多少少吸取点什么,因为被晒过的靠垫往往吸纳了阳光味,闻起来颇爽的,会给你的封闭的办公室空间增添一丝生气。

还是那句老话: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本书故事纯属虚构, 请务必不要自寻烦恼, 千万不要对号入座。

轻舟 2010 年 9 月 25 日



景目

上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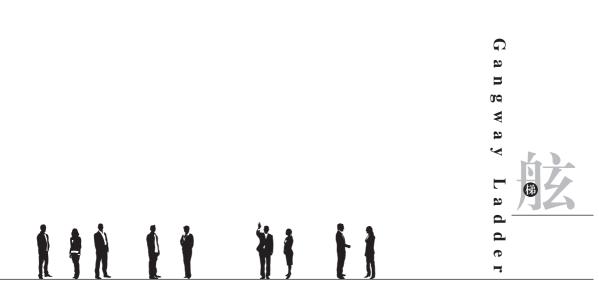
抓住咸鱼翻身的机会 ·····	003
N 年河东, N 年河西 ······	012
春草明年绿,"王孙龟不归" ······	024
饭票上讨感情 ·····	035
迷途策反	042
DNA 无处不在 ······	051
老公你走西口 ······	058
上帝说了算 ······	067
送你半斤,吃你八两 ······	074
玄机就是吃透你 ······	081
这里的水路九连环 ······	091
高处不胜寒	100
打狗得看主人 ······	108
输在处心积虑 ·····	115
踢掉行家这颗绊脚石 ······	127
暗度陈仓 ······	134
洋骗也是骗 ······	142
哭哭啼啼是武器	148
化缘要找捷径	157



目录

下篇

167	 闯关东
171	 画龙点睛耍流氓
178	 暗箱里布阵
187	 究竟谁在将军
193	 暧昧有现在进行时的
199	 有胆,只是折腾不起
203	 股东的利益高于一切
212	 每人都是一颗棋子
218	 政绩必须统一分配
229	 鸡犬升天
233	 欺上瞒下是一种艺术
241	 翻墙是成功之母
248	 政策是死的,人是活的
256	 如果婚姻有期
265	 潮起潮落知多少
271	 听我没商量
277	 黄雀在后
286	 挽歌清唱
293	 滚出沼泽地



上篇

抓住咸鱼翻身的机会

会议室里的空气从早晨八点就被烘烤到下午一点,焦脆弥漫了整个房间,伴随着比萨饼的余味,那种烤焦了的烧饼夹着奶酪和番茄酱的酸味,从房间角落的垃圾桶里飘过来。可怜的一点从空调通风口里挤出来的水蒸气分子四处乱窜,无处藏身,最终碰撞在宽大厚实的落地玻璃门上,粉身碎骨,壮烈地牺牲在石英战场。

屋子正中间的圆桌子边聚了四颗脑袋,一个金色、两个棕色和一个黑色。每颗脑袋里面都在翻江倒海,滚腾不已,额头表皮滋滋地冒着微汗。四颗脑袋面前都摊着笔记本电脑,桌子上散乱着无糖可乐罐、冰茶纸杯、口香糖纸、油炸土豆片袋。

"比尔,如果你不给我两个人头的话,那个自动化项目我就做不下去。你知道,这个项目对我们团队很重要的,比起其他的团队来说,我们一直在超负荷地工作……"声音从圆桌正中间的电话里传来,带着口音且有点含糊不清,口气却很歇斯底里。

"好了,阿兰德,我已经说过啦,你有足够多的人了,这个项目不是目前最重要的,我告诉你,我会考虑你的要求的。"说话的是棕色头发之一,大而圆胖的那颗。

圆胖脑袋叫比尔,是这个团队的掌门人。

说这话时,比尔锁着的眉头拧得更紧了,他非常不耐烦地打断了电话 另一端的印度人阿兰德,"大家没有什么问题的话,今天的会就开到这里, 约翰、阿兰德,你们那头太晚了,回去睡觉吧!"

- "比尔……"电话那头的阿兰德还想说什么。
- "晚安!"比尔有点粗鲁地挂掉了电话。

与印度人相反,北京的约翰吴没有吭声。约翰吴这会儿正躺在床上,闭着眼睛,电话筒放在枕头边,只竖了个左耳朵等待比尔这声晚安。

"晚安。"他有气无力地应付了一声,顺手关掉了床头的台灯。

在这个冗长的会议进行的当儿,约翰吴其实已经打了好几次盹,电话那头不停地吵什么,他时而听得清,时而听不清。不是他不重视老板的重要会议,他是实在支撑不住这样从午夜到凌晨的马拉松会议。约翰吴想不通阿兰德那个印度阿三怎么对抢人力资源和设备预算如此有兴趣,尽管身处差不多同样糟糕的时间段,阿兰德居然精神抖擞,没有一点睡意。

约翰吴对人力资源和预算不怎么在乎,多点少点不会让他产生巨大的 危机感,看来一定是钱和权的力量让阿兰德宁可抛弃睡眠这种最幸福的事 件。钱啊,权啊,真的那么重要?约翰吴这么想着,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比尔高高地举起臂膀,向后做了一个伸懒腰的动作,长叹一声,然后说:"这个阿兰德,每次开会就是要人头要人头,要得心安理得,津津乐道,我哪里有那么多人给他?"

会议室里的其他三颗脑袋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淡笑一下,表示同意老板的说法,但谁都没有说话,不过凑近电话的脑袋不由自主地离开了桌面。

"诸位,休息十五分钟,然后接着开会。"比尔一挥手,大家都站了起来。

蔡波,那个黑头发脑袋,从洗手间出来,冷不丁地有人朝他肩上重重 地拍了一下,他吓了一跳,回头一看,是米歇尔。米歇尔说:"波,这次 老板有好戏了,你就等着高升吧,我给你当部下。"他接着向蔡波挤了一 下眼睛。

北京的约翰吴起了英文名,而在美国生活了二十多年的蔡波仍然使用 中国名字,只不过将姓和名颠倒过来而已。

"你开什么玩笑,我给你当部下还差不多。"蔡波盯着米歇尔那双宝蓝色的漂亮眼睛,研究着他的面部表情,心里一阵冷笑,心想:"又来了,自己成天想往上爬,还要将黑锅往别人头上扣。"

米歇尔有着一头深棕色的软发,高高的个子,人很瘦,脸部由于暴晒,在皮肤呈现时髦的古铜色的同时,褶皱也开始堆砌到消瘦的面部。从脸面看,比他实际的四十四岁的年龄大几岁,只是没有他那个年龄通常所有的大肚腩,因此给人一种干练的感觉。

蔡波跟米歇尔同年,属龙,但看上去年轻得多,一头的青丝,脸上几乎没有什么皱纹。虽然是亚洲人典型的中等偏高偏瘦的身材,比米歇尔却至少矮了半个头。由于爱运动的缘故,他的体型保持得不错。米歇尔常常开玩笑说:"波,是不是吃米饭就会显得年轻?你们亚洲人看上去怎么个个都像小孩子?我也在考虑是不是该吃米饭为主了。"

说这话时,米歇尔总是加重"小孩子"这个词,并掺点鄙夷的神态,听话听音,蔡波不认为米歇尔是在赞扬自己看上去年轻,不过是在取笑他"嘴上无毛,办事不牢"的意思。

"改什么改?米饭没有意大利空心粉养人,要不你看上去怎么会这么酷?你说你这辈子交了多少个女朋友?我哪里比得了你?"蔡波当然也不

是吃素的,反唇相讥。

可米歇尔似乎一点不在意蔡波的嘲笑,反倒得意扬扬地开始扳着指头 算起他交过的女朋友来:"九个,不,到目前为止,有十一个,其中四个 是亚洲人,一个俄罗斯的,一个澳大利亚的,其余是跟我一样的白人。" 他扬扬自得,很有炫耀的味道。

"是啊,我真是很嫉妒你呢。"蔡波附和着说,作为男人,他觉得受到了挑战,有点妒忌是真,可心里同时也飘过一缕鄙视,"你什么时候把你自己'嫁'出去呀?"

"快了,我的目标是六十岁前我的儿子要高中毕业,我现在正在跟一个爱尔兰人约会。"

- "是吗?那恭贺你啦!"
- "谢谢。"米歇尔笑了。
- "这次的怎么样?" 蔡波问。
- "别提了,"米歇尔咂吧着嘴说,"小妮子金发碧眼的,纯种白人,很吸引人。"
 - "哦,你是不是已经神魂颠倒啦?"
 - "嗯,差不多吧。你知道,我很注意我孩子的遗传基因的。"
 - "什么意思?你考虑太早太多了吧?"
- "波,我告诉你,这种事情绝对不会考虑过早过多的。你想,我希望有一个良种的后代,优良的基因,我一方只能起一半的作用,当母亲的是不是也很重要?"
 - "记得你不是学生物的吧,计划个物种的优胜劣汰?"

米歇尔没有理会蔡波的戏言,继续说:"这小妮子,嘿嘿,以后生的孩子也会跟她一样漂亮,是个金发碧眼的小家伙。"

米歇尔在说这种话时,从不掩饰自己是个白人的优越感,每每谈到这个话题,他总是有意无意地强调这一点,这让蔡波感觉非常不爽。

蔡波微微一笑,开始扳手指了,他想算算米歇尔要达到自己的目标到 底什么时候必须结婚。

"别算,别算,我很快就会结婚的。"米歇尔显然看出蔡波在干什么。

蔡波笑了,米歇尔说他马上就要结婚都说了两年了,准新娘换了好几个,这婚还没有结成。他觉得米歇尔就是东方人眼中典型的西方人,虽然他以为这是一种严重的偏见,但还是不得不承认,真正碰到一个像米歇尔这样的,虽然人数不多,却是名副其实且正宗的。

每次侃到这个话题,蔡波都会居高临下地讥讽米歇尔一番,感觉总是 很痛快,很解气,并以此为乐,就像米歇尔把他贬为缺经少验的毛小孩一 样。实际上,暗地里他很有些羡慕米歇尔的自由和潇洒,常常感叹西方人 006

与东方人命运和文化的如此不同。蔡波是被定格在二十几年前的那个生活背景里的人,似乎骨子里浸透了传统和道义。

在米歇尔心里,蔡波最多只能是他的部下,现在与他成了平起平坐的同事,说什么都不应该,不过是没有办法的事。因此,他时不时地要提醒蔡波:"波,当初提升你时,是我极力向老板推荐的,你知道吗?没有我,可就没有你波的今天啦。"

"真是大言不惭!" 蔡波心里骂道,可嘴上却说:"当然,我很感谢你的,米歇尔,这几年我从你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

蔡波的态度是,这样的面子话要说足说够,心存不存感激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他自然知道自己的提升其实与米歇尔没有多大的关系,不过米歇尔在先他一步坐上管理交椅的情况下,没有反对他的提升应该是值得让他感激的,毕竟在这样险山恶水的职场,有个朋友总比没有的好。

蔡波原本是打算跟米歇尔做朋友的,但最终并没有能够将米歇尔上升到朋友一级,是因为米歇尔在他背后作了一些令他不快的手脚后,他便决定与他拉开距离,开始对他反唇相讥,处处针尖对麦芒了。

听到蔡波说给自己当部下,米歇尔面露喜色。

"你们俩在说什么呢?有秘密?"马克,那个金发脑袋,凑了过来。矮个子马克宽宽胖胖,纯种的德国后裔,金发碧眼,可惜眼睛很小,与他的体型不太相称。比蔡波和米歇尔小好几岁的马克,走起路来精神抖擞,说话也跟他走路一样很冲,小眼总是很不安分,四处乱串,好像随时都在揣摩别人的话外音。

- "没有啊,在你马克面前我们哪敢有什么秘密?"米歇尔笑着说。
- "那在这里嘀嘀咕咕的,不如拿到会上去说说。"马克似乎在开玩笑, 又似乎很认真地说。
 - "那就没有意思啦。"米歇尔说。
- "怎么会没意思?只要比尔不到就会有意思,哈哈。"马克说完,冲蔡波鬼眨了一下眼睛。
 - "你真的想听?"
- "当然,要不我在这里跟你们浪费时间干吗?你们这两个北部下来的 旅游者!"
- "好好好,我们在你圣荷西的地盘上算个旅游者,在你这个地主面前也只有俯首听命啦!"米歇尔笑了,"我们在说我们这三个人中谁会第一个升迁的事。"
 - "谁?"马克立刻来了兴趣。
 - "你说呢?"米歇尔故弄玄虚地问。

马克沉思了一刻,说:"自然是你老资格的米歇尔啦。"

"错!"米歇尔脱口而出,"马克,你说我们两个是不是都该给波蔡当部下?你看人家成绩一串一串的,老板的红人呢。"他随即向马克挤了挤眼。

蔡波的脸上立刻就显出不悦的神情来,他没有想到米歇尔对自己的袭击是如此直截了当,一时不知道找什么样的话来反驳。

"对啊,我们都要为你工作啊!"马克应和道,看不出脸上是什么表情。

蔡波心里很不高兴,他已经感到了来自米歇尔和马克的明显的敌意。 至少在这之前,他们对他的挤兑都是在背后的,并没有公开的,面子上跟 他也很过得去。他有时真想找个机会将一切放到桌面上,跟他们公开决斗 一番,可是他没有这样的勇气。蔡波知道自己在这方面有些懦弱,最多在 心里愤愤地骂几句,悄悄出点气而已。他从小就没有学会跟人公开争吵, 说得好听一点,是有一定的涵养。现在,他们公开讽刺他了,他却不知道 怎样反击。他觉得自己特别迟钝,说不出什么有分量的,能让他们"给我 闭嘴"这样的话来,只好憨憨地笑一笑,表示自己不想与他们一般见识。

"我们继续开会吧。"比尔利用休息时间打完了一串电话后回到会议室。

这是比尔团队的季度会议,他的全部直接部下米歇尔、马克、蔡波、约翰吴和阿兰德都必须参加这个会议。这样的会议一般要开一天半,从第一天的下午开到晚上六七点,以将就印度和中国的时间,然后第二天再继续开一整天。今天是会议第二天,剩下的议题还有多半。

"听着,下面的内容只限于我们在座的几位知道。"比尔说完这句话 后,停顿了一下。

会议室的空气顿时便静止了,听到的只有呼吸声。米歇尔、马克和蔡 波的神经立刻绷紧了,有点兴奋,又有点紧张。说实在的,成天埋头于不 死不活的工作,大家都期待着有什么发生,很久没有这样的兴奋点了,没 有地震也应该来点海啸。但见比尔的严肃像,三人都意识到有什么严重的 事要发生,又都有些不希望这么快就卷入未知的事态中去。

"明白。"马克说,其余两人也急忙点了点头,身体都不由自主地从旋转椅上的舒服态变成直立的紧张态。

比尔扫了一眼大家,对几个人的反应表示满意,然后才说:"上边要 改组了!不知你们听说没有?"

"没有。"米歇尔说。

"玛丽今天上午被解雇了,她在五点以前就必须离开公司。"